壯悔堂文集

壯悔堂文集卷之五

同里 賈開宗靜子 徐作肅恭士 選
徐鄰唐爾黃 宋犖牧仲 閱

傳

太常公家傳

王父太常公諱執蒲字以康先世大梁人後徙宋三歲毋李夫人卒又三歲父贈侍郎公卒育於伯瑪少從里學道經土神廟神夢其鄉父老曰侯公貴卿每過吾朝夕起立幸為遷之三夢

父老不悟神乃告之曰（點綴妙）貴卿侯氏七歲孤兒也年二十一同兄執躬舉戊子孝廉提學使者長垣李化龍謂曰吾援生時獨未飲鬼漿（點綴）能前知二子皆列卿然長者聯第次者當後十年公果以戊戌登進士科李騰芳者公之座主也公既第數以文進騰芳輒揮不錄最後私問其小豎（點綴）公意屬同門生誰豎言獨見官進士應震文則大喜耳公乃求應震為文三騰芳三稱善既而歎曰官生雖善文詞吾陰相之其人後必取侯

生器識當建大節何其文之類官生也吾不復相天下士矣公筮仕寧津令清淨簡易能惠其俗嘗出過里塾諸生皆誦習公所爲文公笑曰吾幸登科第雅不善此吾同門生官君文乃可法也寧津生自是誦應震文而得第者四前此天荒者且百年矣公既以文推應震後同領言職益親應震一日私邀公曰鄭貴妃方有寵青宮未可知吾與公陰擁戴之不世功也公大怒叱出之曰若向以鄙夫患得失文叨省解名天

點綴

下今乃若自道又欲汚我自此遂與應震絶公（大節）
嘗論李相廷機清而戾方相從哲陰而邪不副（大節）
乎章望不報又論僧達觀假佛法搆煽禁掖詞
臣陶望齡首倡拜跪稱弟子爲辱官壞風俗而
孫鑛手持書卷坐大司馬堂屬邊事方棘非濟
變才皆侃侃特立不隨時變易云先是朱相賡
之未罷也御史陳于廷三劾其姦詔慰賡而諭
諫官勿復得言衆皆佴伏公獨力爭曰賡實姦（大節）
于廷言是乃用例出公於楚臬公與高攀龍善

薦首後爲都御史言之冢宰趙南星即家起公爲太僕卿楚人吳亮嗣者黨于官應震言公驟遷非例南星曰例所以待衆人侯公大賢亦用例耶少宰陳于廷颺言侯公去國無他以言朱相賡于廷乃先言者侯公既不當遷于廷當先罷時攀龍南星于廷皆天下重望更推讓公公服時時共攀龍講學魏廣微嫉之日此崑崙老者東林之魁渠也未幾遷太常卿會當祭祀中人魏忠賢欲代行禮公知之乃先期上言曰天

壇寅清之所皇帝所對越以事上帝者也今輒（大節）有宮奴閹豎連行結隊走馬射彈狂遊嬉戲不容禁止臣職典禮不敢不言竊謂刑餘不宜近至尊而況天神饗祀之地乎宜下所司論治忠賢見之大怒公遂致政歸公至孝事伯如父贍侍郎公與李夫人歿後之五十一年而公為太（結思處文情欲絕）常卿子司徒公為御史司成公為庶子公會其族人於家廟曰吾父之生也苦無襪歿無葬地豈見有今日乎乃聚其所得誥命哭而焚之

本戌籍司徒公佐司馬將去之公貽書曰人盡以爲苦如國家何若吾獨以爲辱如吾祖宗何卒不易其籍焉五子長司徒公次司戍公次忭有文學次恕次慮

數行點綴處數行大節處兩兩照映愈閒愈朴文逼馬遷 恭士

司成公家傳

叔父司成公諱恪字若木年二十四登第不肯仕更讀書爲詩賦三歲而方相國從哲賢之以爲翰林院庶吉士然立朝論議終不肯苟同方相國公性寬厚長者嗜飲酒不事生產常家居其門下生董嗣諶爲郡太守宋玫林一桂之徒各宰其旁邑迭請間願有以爲公壽公固閉闔不與通日召其故人飲酒故人稍稍有言及者益拒卻之更飲以酒數歲以爲常以故歷從官

通顯矣而析產不輒豐公爲詩推杜甫而洛陽人王鐸者後公舉進士能爲詩既第家貧甚公更推薦之鐸以此得入館後卒以詩名當世自本段中回折作勢唐杜甫沒大雅不作至明乃復振雖李夢陽何景明倡之得鐸益顯公之力也天啓間公爲編修而宦者魏忠賢竊政日殺僇士大夫不附已一路俱扑而深者公心重楊漣而與繆昌期交漣指忠賢二十四罪條上之　天子不能用反爲忠賢所害昌期亦坐死尋有言忠賢二十四罪章者故昌期

傳趣公代具藁忠賢大怒坐曲室中深念欲殺
公而其假子金吾將軍田爾耕顧素知公進曰
是人頗以詩賦謬名公卿間而能書米芾書翁
必無意曲赦之耶忠賢仰視晷日影移晷不
語良久乃顧謂爾耕兒試爲我招之爾耕退詣
公詒故舊因佯言我之遊魏翁者欲爲士大夫
地也非得已者公大悅呼酒與飲輒慷慨指當
世事爾耕默不得語居數日又詣公則益爲款
言伺公嬉笑飲酒酣乃促膝附公耳言公且以

敘得若禾

楊繆故重得罪我爲公畫計某月日乃吾魏翁誕辰公自爲詩書之言未得竟公大怒推案起酒羹覆爾耕衣上淋漓爾耕低頭懃愿巳而乃大發怒去適南樂魏廣微者亦忠賢之假子也以大學士掌貢舉而公爲其下校官廣微心嗛公公所薦取士鄭友玄宋玫輒有意推抑之以語挾公公力與爭日人生貴識大義恪豈戀旦夕一官負天下賢才哉語侵廣微而忠賢里人子御史智鋌廉知之乃力劾公罷官忠賢積前

假吏矯傳上旨奪所賜誥而令公養馬公即日脫朝冠自杖策出長安南門而其門下生二十三人者追止於盧溝橋共置酒觴公公飲酬遍顧二十三人者曰吾歸矣幸無覥顏以羞諸生諸生第識之異日有言諸生爲好人者乃吾弟子也誠不願諸生爲好官二十三人者皆泣下而宋玫終工部侍郎仗節死爻玄以御史直諫謫當世名公爲知人公既歸則益召其生平故人者與痛飲不事事而里人鄧生者妄人也搆

實事點綴然

於三出二十三人字見奇

說兩

人一小結

小羣誦公謂若乃養馬而我職弟子員冠儒冠公門下奴客忿欲毆鄧生公大笑悉召之與飲皆醉鄧生乃免當是時忠賢實欲殺公不已會誅死而公復起爲庶子鄧生大懼更詣公汗浹背前匍匐謝公又大笑掖起之徐飲以酒一無所問鄧生亦醉公爲人和易有容不修苛節見人無貴賤皆與飲酒然遇有所不避者輒義形於色屹不可奪以庶子遷爲南雍祭酒太學諸生閧之日是故與南樂相爭鄭旻玄宋玫者耶

密有力

願入成均近萬人明興三百年未之有也滿歲
以病請歸公生平善爲詩每賦詩輒飲而前後
慮天下事有不當意則又感憤日夜縱飲久之
積病竟以卒年四十三天下皆以公有宰相器
擬大處一復不惟天下關係公之
深痛惜之當崇禎二年公之爲庶子也職記注
節概仰一給同合得體
有浙人溫體仁者揣天子意自爲書訟言羣臣
朋黨得召對對時體仁鈎挑訐辭數睨望顏色
伏叩頭爲側媚曲謹狀天子大悅趣立以爲相
公跪墀下纖悉疏其醜而出颺言於朝體仁病

潔

之數曲懇公願稍得改易公固不肯而謂人曰體仁之奸過李林甫而僞强介若盧杞果執政天下且亂吾所以颺言者冀天子神明一聞而感悟耳體仁聞恐遂言之乃出公於南京云初文相國震孟爲吳門孝廉年五十餘老矣以書謁公於史館公一見稱之曰子慎自愛終當輔天子子必勉之其後十餘歲震孟與體仁同執政以爭諫臣許譽卿事不勝去而體仁終相位者八年卒亂天下焉公著遂園詩二十卷李自

戍破宋子方岳從賊中搜得之負以過河公六子方鎮方岳方巖方聞方隆方新而方鎮城破死有才名別傳

次第生平直敘而每事穿插照應極客極老叙法甚潔却以飲酒在在點綴作煙波見文有餘地　恭士

賈生傳

賈生名開宗商丘人也少落拓不羈十四歲從其師學師故儒者喜繩墨賈生慕司馬相如之爲人學擊劍鼓琴嗜遠遊師以弗類已誚之賈生固謂我非儒奈何以儒者責我卽日除弟子籍更去與里中少年伍閒讀書爲文詞干謁當世舉茂才第一是時賈生年二十餘益負才不事生人產業破家塟其妻陳際泰來校士寓意郡太守欲賈生充餼縣官賈生曰我當不日爲

便生動

卿相何至謀升斗却不就百共罷人張渭等約
汗漫遊倣阮嗣宗縱飲六十日白晝射箭中夜
擊鼓宋俗上元夜張燈飲酒賈生率其徒服尨
衣駕鹿車疾馳百餘里漏下三鼓抵雎陽司氏
者雎陽巨族也張銀瓢容酒數斗約能勝飲者
生動
持瓢去羣少皆醉臥窘甚賈生忽叱咤登階舉
滿一飲即擲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賓駭散
久之賈生貧益甚盛夏服短褐不完過市兒童
隨笑之賈生浩歌不輟曾太原孫傳庭謫商丘

令知賈生下車引見以往謁爲討貲財復田舍閱數歲東平侯劉澤淸開府淮陰奏除翰林院孔目掌其軍書記賈生察其異趣不肯就澤淸（寫出賈生本領）跋扈內挾權相嘗衣白衣從軍因事諷諫乙酉澤淸自海道來降賈生乃辭歸里凡七應擧不第作長歌云自從廿載落魄餘不信天上有奎宿因大悟盡焚其素所讀書閉戶揣摩十餘年馳騖于先達師說十餘年最後而寘坐窮思與侯方域徐作肅往復辨論又幾十年卒軌於正

天下以純儒稱之既老更追憶少遊京洛集所聞見述帝都君德相術三篇走泰岱觀日出處述山靈地勢二篇已買舟金陵泛吳越歸而星象占緯兵食圖籍各有論說大槩其學術行業恢奇滂濞適於致用然欲以轍迹求之又不得（本領）也常與侯方鎮方域為志形之交張渭孫隣唐吳伯裔伯徵徐作霖作肅宋犖為文酒之交張鄒沈磬釋頂目乘潤為方外之交又自號為野鹿居士

侯方域曰以余觀賈生所謂羊質善變毋變必趨上者耶抑依隱曼世所稱大人先生者歟少年類耶鄴侯而後乃大雅卓爾嗚乎彼終身守一衆矣倘非其與道屈伸亦焉能知之哉

行文潔而宕　恭士

吳伯裔伯徵傳

吳伯裔者少貧育於舅劉格格長者嘗舉孝廉家饒於財數推與伯裔千金以此得讀書交遊天下賢豪伯裔淹通古今高自稱許夷然不屑也（入伯徵）弟伯徵少裔八歲而讀書與裔等（從裔出）郡人劉瀚格之族父也（徵從徵韓裔及兩劉氏皆姿態）嘗聞格言二子當富貴乃以其孫女妻伯徵而盡以其財產贈之伯徵之妻亦賢（又從）輒出私財佐酒食費而勸徵從伯氏學徵早舉明經為鄉進士（徵出裔）而伯裔淹蹇後丙子伯裔乃舉

孝廉亂亦迄不第伯裔爲人沉練英博慷慨負
大志論者以其出處在郭泰皇甫規之閒爲文
章原本經術歸於大家嘗簡忽其時人人以此
憚焉其實憐才好獎引文士見人有一言善者
未嘗忘也伯亂風流文雅美鬚眉善書生平事
裔如父其學亦皆裔教之惟爲詩稍輕不及裔
其餘制作温湛悉中矩度皆不及見用以城破
敘得悽淡嗚咽
死而其父年七十餘兩目皆盲顧獨在賊去後
伯裔婦程氏嘗使人僞爲裔亂狀立於父前父

輒以手摩之而喜既乃審其妄坐土坑上搏膺而呼曰裔徹皆何往乎老人安歸乎哭大痛而無淚不絕聲三日亦以死程氏自乞木爲棺而葬之後其家求裔徹之死處卒不得而賈開宗得昌黎中丞傳之髓曰有孔尚達者裔之同年生也嘗從闖賊晃伯裔死時以目視尚達不譁其色不撓而程山人自云城破時見兩賊以伯徹爲官縶而牽之伯徹抗聲言奴乃以我爲官我即非官豈從汝賊耶二賊更嬉笑諧謔疾驅之去噫可哀也裔字

讓伯僙字延仲後皆與徐作㝝同贈官

徐作霖張渭傳

徐作霖者有雋才少不得志於有司以入貲爲諸生張渭曰朝廷歲一大縣補生徒百人小者亦四五十人每歲取天下之士且逾萬數而作霖以貲入豈不異哉張渭者慕徐渭之爲人因名渭自謂狂生人亦狂之使酒難近獨推作霖作霖短小精悍高辭盛氣遇人皆以奴蓄之顧謂渭善也渭鬚繞其面髮毿毿然又騎馬折其左臂常踡曲類世之兒童戲繪以爲冥官像者

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衮衮不倦爲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好學深思常偃仰卧竟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爲高文典册焉會南昌萬元吉知作霖崇禎二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霖既就徵春官而渭益落常試居下（借賓事敘中有虛景）自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潘曾紘曾紘取熟視曰子文誠善吾猝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渭大噪而郡之薦紳先生亦有言渭實名士

者久之乃復其故崇禎七年甲戌作霖入對策言今天下劇賊竄秦蜀蹂晉豫孔棘殆矣天子不可不及旹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法恐天下亂傳冠得之以示文震孟共嗟歎署上第而宰相溫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霖復罷春官渭亦且擢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受人曰吾馬周也天下方有事胡不用我天下且不

深一步

知文士況能知我或遂怒罵其坐客或醉而哭坐客益以渭為狂作霖忽怒罵曰若富貴子席

父兄餘業飽十數梳肉羹耳天下亂形已成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困旦暮死而謂猖狂何哉舉坐酒皆醒而其友人吳伯裔吳伯胤（打入兩吳）侯方域則皆哭泣時方嬉遊修春社於吳伯裔之家因慘沮不樂罷去閱二歲而爲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友侯方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鬱涸迫脊乎作霖必死矣後甲申弘光立錄中外死者宗伯亦疏知作霖果死遂爲請䘏以爲祠部郎而張

渭當城破時賊以刀斫之顱張且斷矣渭猶右手攦其鬚之血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顱徐步行口呐呐罵不止又一賊從後至斫以刀乃仆而死渭故貪饒心計縱横術立置産逾萬而其子後蕩於市儈駔猾者不數月皆盡無所得作霖無子有弟作肅侄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作霖云

侯方域曰嗚乎古之死而不知其所者多矣其懷材質者或不得見用於世而傳之亦異又足

悲也四子之文學不具論以余交當世之縉紳先生以及知名士未有如脩與蘇之大畧者也徧稍文弱然其死又何壯也渭務自比徐渭卽禰衡何足道哉嗚乎而皆不幸而死矣由今論之豈其不幸歟豈獨其不幸歟

此與吳傳并奇崛字句氣皆昌黎而各兩人忽插忽散忽合惟史記酷吏極摔引縈廻之妙　恭士

湯御史傳

湯公名兆京字伯閎宜興人也爲孝廉有族人抵法者賂以田求爲解之不應既而察其誣乃力爲解而却其田壬辰登進士第官豐城令豐城巖邑公下車期月立變其俗有巨盜范紹九者以都村爲巢穴劫掠袁臨吉贛之間令之左右皆其耳目輒捕輒先聞公則密計而单騎掩之擒紹九豫章數千里之患以平報最徵拜御史　神宗皇帝將殺建言御史曹學程命公臨

决公爭曰學程不當死必殺學程臣願同日死沈相國一貫傾其同官沈鯉大典妖書獄為羅織計屬會審公獨以其事坐皦生光獄得解又嘗特疏請福王之國寢奪嫡謀公為人孝謹和易事父母常為孺子歡與鄉人言訥訥不出口尤不與公府事鄉人皆曰湯公長者及君御史則慷慨言天下事數面折廷諍嘗論柄相須天子譴責同事者惶恐惴息汗下公意氣自如或今日譴責而明日更言之公父家君歎曰吾兒

（此一點）

（鈕在此處文章斷續有情）

（可見父子稍）

向循循書生今乃能强項如此哉然性素高介當官則死其職過郎澹然無軒冕情已而念父歿母春秋高嘗稱病願家居凡三奉使皆天子嚴督之而後行掌河南道日給事趙興邦者數挾太宰勢軒輊臺綱公連章劾之當是時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人謂之亓趙官吳比于四凶迭居要地無敢攖者公視之蔑如也而辛亥京察朝官更力斥湯賓尹及其黨鄒之麟韓敬尤爲士君子所賴云初賓尹有盛名羣小

欲擁戴之爲相賓尹尤鷙悍陰制朝權京察未
膀之前一日猶聚其黨招呼恩有所挾持迨明
公獨袖出一单于吏部堂羅列賓尹狠戾狀當
事者錯愕公昂首曰今察典欲黜幽賓尹不黜
誰當黜者賓尹故不識公一日朝會問人曰孰
閒叙神采
爲湯伯閎人指示之賓尹悚然既廢而歎曰吾
目中空無人向獨睹湯公意動今果爲所中矣
通篇俱動
先是沈一貫欲殺天下賢士大夫分立門戶黨
復私怨傳至賓尹爲高弟子卒未及有所發而

敗其後屢起屢仆又四十年至　思宗任溫體仁其黨始得志則前此持之者公力也公以論太宰趙煥擅權掛冠歸病卒年五十二後天子知其賢常思之贈官太僕卿

侯方域曰余王父與湯公同朝爲言官旣老致政每見朝廷事有得失輒歎曰今言路無湯公卒無言者矣又言有僧達觀者善言佛法居京師公卿見者皆膜拜李太后方好佛嘗取達觀齋與水入宮禁謂之法水湯公爲御史大怒捕

逮髡痛笞之繫獄以死嗚乎公眞骯髒丈夫也哉

識力俱不愧史才　靜子

寧南侯傳

寧南侯者姓左氏名良玉字曰崑山遼東人也少起軍校以斬級功官遼東都司善負嘗挾弓矢射生一日見道傍駝橐馳馬劫取之乃錦州軍裝也坐法當斬適有丘磊者與同犯願獨任之良玉得免死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讌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

出身如此

寧南

吾向誤若非若罪也會大凌河圍急詔下昌平

軍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爲總兵官入見司徒（史遷）

公曰大凌河當天下勁兵處圍不易解世威當

行今旣以護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

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

曰然則誰可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顧良玉方（敘有姿態）

爲走卒奈何帥諸將司徒公曰良玉誠任此吾

獨不能重良玉乎卽夜遣世威前諭意漏下四

鼓司徒公竟自詣良玉邸舍請壽良玉初聞世（奇遇）

威往以為捕之繞床語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床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冨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而諭以故良玉失色戰慄立移時（史遜）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司徒公（寫生沖手無一字俗）至（忽）乃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賜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卮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已為副將軍位諸將上吾（史遜）拜官疏夜即發矣良玉既出而以首叩轅門墀

下日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連戰（史遷）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爲總兵官良玉自起謫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一總精采）是時秦寇入豫良玉當往勦見司徒公司徒公曰將軍建大功殊不負我欲有言以贈將軍將軍奚字良玉曰無也司徒公笑曰豈有大將軍終身稱名者哉良玉拜以爲請司徒公曰即崑山可矣（史遷）自此乃號爲崑山將軍（又提）良玉長身頳面驍勇善爲左右射每戰身先士卒旣至豫則向所苦賊

帥一斗穀蝎子塊滿天星等皆平最後戰懷慶與督府意不合乃歎曰吾即盡賊安所見功乎遂陰縱之而寇患始大（不為寇虜固護）熊文燦者繼為督府嘗受賊金而脫其圍良玉尤輕之以至楊嗣昌以閣部出視師倚良玉不啻左右手九調而九不至嗣昌怏怏死（又郭字補見一時用人得失）丁啓睿代督師則往來依違於其間為良玉調遣文書未始自出一令時人謂之左府幕客然良玉立功最早威名重一時強兵勁馬皆在部下流賊憚之呼為左爺爺壬午

大出兵與李自成戰朱仙鎮三日夜而敗良玉還軍襄陽初良玉三過商丘必令其下曰吾恩府家在此敢有擾及草木者斬入城謁太常公拜伏如家人不敢居於客將朝廷知之乃以司徒公代丁啓睿督師良玉大喜踴躍遣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既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距河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覲司徒公於河北司徒公知糧無所出乃諭之曰將軍兵以三十萬稱盛然止四

萬在額受糧實又未給度支今遠來就我固善

茅散其衆則不可若悉以來而自謀食咫尺畿（當日事勢）

輔將安求之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未幾有媒孽（不得不慮及此）

之者司徒公遂得罪以呂大器代良玉慍曰朝

廷若早用司徒公良玉敢不盡死今又罪司徒

公而以呂公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自此意益

離遂往來江楚爲自監計盡取諸鹽船之在江（以下寫許宰南跋扈）

渚而掠其財賊帥惠登相等皆附之軍益强又

嘗稱軍饑欲近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尚書

熊明遇大恐請於司徒公以書諭之而止朝廷不得已更欲爲調和計封良玉爲寧南侯而以其子夢庚爲總兵官良玉卒不爲用燕京陷江南立弘光帝馬士英阮大鋮亂政良玉乃興兵淸君側欲廢弘光帝立楚世子至九江病死而英王師尾其後夢庚以其軍降初光世威爲總（無恨祇稱人爲世）（威結案）兵時往謁薊遼督府曹文衡文衡尊嚴不少假更謁司徒公司徒公諭令勿長跪相見如弟子禮世威感悅願效死後司徒公行邊至黃花鎭

上遏火砲災司徒公壓於敵樓下背上積二十
二死人世威震而仆五里外起立卒不肯去號
而呼求司徒公復至敵樓適有電光照司徒公
世威乃趨而抱之而以手起（史遷）其二十二死人者
火及冠脫其冠及袍脫其袍遂燒其鬚及其左
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司徒公以出行四十（感恩之報如此）
里抵於山下邊人謂之尤半耳云（結正一段）丘磊者既坐
斬繫刑部獄十三年艮玉每一歲捐萬金救之（家傳）
得不死卒受知司徒公後爲山東總兵官

侯方域曰余少時見左將軍將軍目不知書然性通曉解文義勇畧亞於黔彭而功名不終何歟當左將軍出軍時有党應春者以軍校逃伍當死司徒公縛而笞之百應春起而徐行無異平時按以爲軍官復逃再縛之來應春仰首曰劉官實登異軍校耶司徒公異之以付左將軍爲先鋒後乃立功佩印爲山海大將然則將奇（就）有材得其人以御之雖卒伍可也而況於公侯哉

（鹿春遠結掌南）

直是一篇史遷得意文字 恭士

敘寧南瑕瑜不相掩史裁 静子

李姬傳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一句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一小傳）貞慧善也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畧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急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點綴風調處只須如此）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鋮者

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鋮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鋮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

而卧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嘗恥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鍰邀姬一見姬固卻之開府慙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寧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謂何

令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一
恁任

事奇而傳足以稱之　恭士

任源遂傳

任源遂者宜興之鄙人也乙酉之變逃入湖已而往來羣山中審其率皆無成居久之不能忍（寫○出○任○生○）乃出就呂氏于青山柵方酣戰而呂氏遁源遂被執至溧陽當事者命之跪源遂瞋目曰若獨非故明臣乎我恨不殺汝何跪爲乃斷頭而死其兄元祥間行號哭求其屍以歸而葬之初元祥爲儒生以文行自厲而源遂負氣任放不相（間敘一段好）類少時有羣兒戲爲泥龕于田間設神像謬以

靈應相與煽惑爲香火鬨里閈間源遂過之怒則溺其龕毀其神鄉里苦之年十五始讀書輒析大義兄元祥嘗爲無賴子所侮憤曰我卽出而仕寧不能爲若所爲耶源遂目止元祥旣而謂曰一朝之忿終身之恥失言矣元祥改容謝焉方乙酉師南下府江北四大藩鎭其三解甲（結出大閻係）降二藩更隨豫王爲前導江南將相握兵者亦或竄或降而江陰尉閻應元獨固守城八十日（一句立閻尉小傳）不屈死源遂以宜與布衣起與相繼云

侯方域曰嗚呼源遂功不成節乃見矣故明養士三百年或得其報或否豈在貴賤哉源遂死時年二十五或曰以子之年盡少待源遂曰子惟其待乃不能死也余何待李闖而死悲夫

寫源遂生氣凜然　恭士

馬伶傳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士女之問桃葉渡遊雨花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於東肆華林於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

本傳寫伶却竟接入金陵一段大手筆

鋪敘極大雅

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爲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奇人）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又提一句得史遷之神）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一技乃鄭重如此）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讌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奇衆）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

馬伶復為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輿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為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崑山顧秉謙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為其門卒三年日侍崑山相國於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為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

（娑豁嫋娓娓極文筆之妙）（奇想）（奇事）

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狪狪云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爲絕技無所於求乃走事崑山見崑山猶之見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乎恥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爲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即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

逸情妙景史記中亦不多得　恭士

此等鋪敘最難措手文之雅潔神奇真一字一金　靜子

壯悔堂文集卷之六

賈開宗靜子　徐隣唐爾黃　閱

同里　徐作肅恭士　宋犖牧仲　選

記

重修白雲寺碑記

白雲寺者其先隙地也或曰舊爲古刹有遺址焉在宋郡之郭西南五里明崇禎之二年中書舍人吳興君闓之爲廬一區覆之以茅以棲遊僧旣一年始門焉而堂其中置臥佛二三年乃

一路詳而潔

創大殿建立三佛像與夫金剛羅漢韋馱伽藍之屬廊廡齋廚以及榱楹櫺檻之具靡不森鮮其後歲時增而不廢迨　思宗皇帝建元之十五祀而冦李自成益熾攻破宋城舍人奔金陵僧亦散去寺以壞甲申冦陷京師金陵共擁立　弘光皇帝舍人復補官於朝居一歲明亡舍人棄其官歸嘗往城之西南觀故所爲白雲寺者數日天下之變遷淪毀于吾前者豈皆積劫不可救耶于將爲浮屠氏以終老於是盡出家財

敘置俱有情

致

通篇點睛處

於寺不期月悉復其舊僧請記舍人日是非侯子不可姑待之余旣歸自江南以爲請余惟昔者崇禎以前實克承慶曆之業閭左安富擊壤之叟垂五十年不見兵革歲時伏臘莫不思有所祈報以答靈貺小之則牽羊陳豕奏鼓吹竽而祭賽于村原之社大者乃造爲梵宇宫觀香火相續余嘗北歷燕趙抵齊魯浮江淮適吳越所見通邑大都金碧晶赫之區何啻白雲寺蕃天下人之財力當其壯盈必有所費無以製之

且後而淫又或其甚者乃至銷磨蕩滌於水火鋒鏑之中而不能齊而自禁賴淸淨之教爲之疏通施而舍之所謂明治以禮樂幽治以鬼神

歸到正當處善於斡旋

也而後世博物如昌黎淸河之徒猶相與詆爲無乃未之思歟嗚乎天下之變遷而淪毀者若驪山之館太液之池金張之邸封君世家之宫室亦已多矣曾不得如白雲寺者復而新之舍

無限感慨

人昔嘗官兩都豈有所託於浮屠氏耶舍人名議姓沈氏故明相國鯉之裔孫

鍊而腴非臥黎大能恭士

新遷顏魯公碑記

宋耙舊有魯公碑蓋魯公所書八關齋會報德記也結搆精妙剏動聳側爰攷書契肇自皇初蒼頡而遥旋存篆隷逮夫會八體之情狀闢六勢之堂奧王羲之一人而已而際世不辰靈蹟多淹當蕭丞訪落昭陵升遐方且弓劒陪玉匣之年風雨護金壙之日蓋大寶於兹祕矣獨斯碑者雲蒸霞蔚筆旣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所謂坤輿之神奇歷千載如一日歟

以故雖間有殘闕而較致可尋海内自縉紳先生山林風雅之士見者未嘗不歛歔稱歎贊之惟恐不得也而兒童走卒或遊卧嬉戲其下亦從而拱揖拜跪肅然如見其人焉㞥寒烟衰草荒祠斷碣顧足以移人性情耶抑魯公神明所係覔覔時往來其間有使之者而然耶夫魯公名在旂常精感日月誰不知之而一厄於盧杞再陷於李希烈當嘗曾不以爲重使魯公不以骨鯁處已方正忤人而徒矜矜於翰墨吾知其

必爲一時所慕不爲一時所嫉也然則魯公之書豈非反以魯公之人掩哉（通篇佳處在此）而數千百年之後觀敬重愛惜山河之佳麗奸雄之氣焰曾不若拳石之孤騫立之而不忍廢之廢之而復欲修之又何以說也八關齋去郡城南里許爲魯公碑舊立處毀之者就新築也歲在崇禎戊寅春齋之址築爲堞下臨濠水久之浸及碑郡人張翮遷之請余爲記歲在崇禎己卯夏碑高八尺橫八稜稜尺許凡八百八十六字闕七十四字

即魯公報德記也

有精采處此亦朝宗十五年作覩者辨之靜子

重修顏魯公碑亭記

太保宋公入相之四年而葬其親以歸旣畢事矣拄杖而遊南城焉徘徊遠眺漠然大壚見有嶽嶽焉若人之立其際强項而不仆者顧謂其從者曰是何爲者耶是非魯公之故植者碑耶夫向之高甍朱題與濠光雉影侵薄而蕩漾者也吾幼與諸生肄業而遊者也今老矣物之變態固至此乎吾將爲亭以覆之閱月告成而命城爲之記城請於公曰公之爲是亭耶以魯公

之人耶抑以其書耶夫魯公之見尼於當旹而直伸其志其視卿相王侯與其國封邸第曾不若脫屣而何有于亭及其罵賊而死從容就義視吾之頭顱身軀皆其所不愛也而何愛此蝌斗鳥跡之遺哉抑公今者天子之相也苟有所舉將觀而效之公故能書如以爲娛悅之具蘇軾嘗曰翰墨之淸虛其異於聲色財賄之惑溺也特一間耳域聞古大臣之佐其君以有爲莫不勤懇於遠大之務汲汲而籌造之而不遑於

小技及其治定功成然後有所退託焉以自適如謝安石之絲竹裴晉公之松雪亦其類也今公意者以開創之業爲己畢歟而或借魯公以激發天下之忠義長養天下之人材乃崇是亭也夫天下大矣儻無如魯公者之神靈以往來聊因於荒文斷碣之間是又蘇子所云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吾且見狐狸之晝遊而鼫鼯之羣舞也公之意其爲是哉公曰子之言旨矣顧吾以爲少而遊焉老而不能忘也嗚乎然則公

之感於天下之變故深矣乃退而爲之記

遥情

通篇以太保爲主畧引東坡意點綴成文正

旨只結尾一句説出不説曾公而曾公之可

重處自在　恭士

陳將軍二鶴記

沙隨李氏有二鶴焉豢之有年矣李氏宦於湖湘之間盡載其室帑與其財貨器幣以行而遺鶴陳將軍者聞之而歎曰鶴之不遇也有如此夫顧謂其門下客有能知鶴者乎其偕之以來既而曰是驥鶴也吾尤李氏而驥焉其庸愈乎乃遣使者啗之而告以其所以待鶴者明日而使者返又明日而鶴至至則館於其堂之廡召匠氏新其宇焉而命執事者致餼必專必潔是

日也考鐘伐鼓陳清商之樂大讌其客於堂上享其士於堂下曰吾以慶夫鶴也酒方酣其從事劉子曰昔燕昭王築黃金之臺以好馬也而馬果畢至今公之所以延鶴者至矣將華亭之大姓遼東之貴族吾且見其引領接翼而至也雖然公帥臣也職在選鋒而養士以佐天子開疆土除暴亂不宜以山林隱逸之事自近若移其所以養鶴者養士庶吾軍其振乎侯子曰甚哉子之闇於養士也夫鶴者天下清虛之物也

寡欲而省費故可以高人隱士之禮致也世之戰士皆驍雄勁悍之徒彎弓蹈刃月不瞬而色喜吾一旦欲得其力而効之于死是必閒居則美妻妾厭粱肉六博羣飲仰天而歌烏烏養以有餘之財而作其感恩之氣然後報其主而不叛吾未見其可以虛數致也故子之帥以其求鶴者求士士未嘗不至若遂以其養鶴者養士吾恐士之聞風而來者將掉臂而去也甚哉子之闇於養士也將軍大悅避席再拜曰敬受教

微公之言吾幾失士矣顧謂二鶴舞而侑觴因相與劇飲皆大醉堂下之士有泣者

頓挫飄逸　恭士

壯悔堂記

余向爲堂讀書其中名之曰雜庸或曰昔司馬相如賣酒成都市身自滌器與庸保雜作子何爲其然余曰以余目之所寓皆庸也子亦庸也余不能不舉足出此堂又不能使此堂卒無如予者安往而不與庸雜又豈必酒壚耶嗚乎君子之自處也謙而其接物也恭所以蓄德也況余少遭黨禁又歷戎馬間而乃傲睨若是然則坎壈而幾殺其身夫豈爲不幸哉忽一日念及

憮然久之其後歷寢食不能忘時有所創創輒思積創積懸乃知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不獨名此堂也急別搆一室居之名曰壯悔古者三十為壯余是時已三十有五矣嗚乎以古人學成行立之年而余始稍稍知自刻艾目其餘幾已而復自慰曰夫人終身老死而不知悔者亦已多矣壯果能悔其尚愈諸猶但恐余之不能悔也夫知過而能內自訟君子許之然則雜庸堂者毀諸曰否余將更僧而新之以誌余過於

學問

學問

哉算也

此篇見朝宗生平學問　靜子

四憶堂記

或曰堂之以四憶名者何也曰今昔之故觸而感焉則憶之適四則四之爾敢問所謂四憶者曰屈原幽憂而著離騷其中稱名類物或呼爲羌或呼爲荃今讀者不知其所專指子寧知之耶葢人心誠有所鬱則必思思而不得所通則必且反覆形諸言辭發爲詠歌情迫氣結縱其所至不循阡陌即胸中時一念之非不歷歷及欲舉而告之人固已纏緜沉痛十且亂其七八

矣微獨我與若不知原之所指卽使原今日復生亦未必自知也我又安能以其所憶者告吾子哉或曰然則子旣以悔名其文集而仍以憶名其詩者何也苟憶於昔不必其悔苟悔於今不必其昔之憶曰詩三百篇昔人發憤之所作也余自念才弱不能憤聊以憶焉云爾抑聞之極則必復憶之憶之所以悔也

正宗解人不得

妙

峭仄荆公一路文字

鄭氏東園記

鄭氏東園者余少遊焉其隣人指以示余曰此沈氏之園也前三日易於鄭沈氏者相國鯉之族也余及見之鄭氏得之二十年而嚮矜令太

作折勢令其姥而好

保宋公猶言鄭氏者物未能遽忘其故也嗚乎余年三十有三憶少之嬉遊於是園者曾幾何時而園顧三易主矣先是園中有榴千年不華而是歲華鄭氏驚告曰是何祥也已而鄭子大於庠鄭君以茂才舉州刺史歷官徐淮副使嗚

乎是果榴之祥也園有卉名木槿者種自江南吾郡人得之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几案間而鄭氏園爲盛自壬午脩發官軍與賊更迭踞吾郡遂以鄭氏之園爲圃爲場卉皆爲馬所食居久之天下稍定人皆復其業而鄭氏始歸理其廢址蓋亦幾十年矣卉所舊植處忽又萌而華焉觀者曰是殆復爲鄭氏祥也已而鄭子死鄭君以其園鬻於宋氏嗚乎是何卉之不祥也抑卉更將爲宋氏祥耶特爲鄭氏不祥耶天是園之在沈氏以前

不板

逗積了前段

者歲久滅沒無故老知其誰氏矣其自沈氏得之沈氏失之者不知其亦有是祥焉有是妖焉否也或曰凡妖祥之端必其大者先見而後小

又起

歸二句挽上即跟下翻出議論

者應之方沈氏時天下太平理醇氣和妖祥之端無自而與也其後啓禎間大亂將發而鳳皇見於丙寅黃河淸於丁卯是殆所爲祥也而太廟血孝陵有赤黑二鬼相與鬬是殆所謂妖也天下之大妖祥與而小者應之舉天下之非鄭氏而榴之祥非鄭氏而柿之妖者吾又不知其

凡幾而曾不可以悉數也或曰松入地而爲脂

又起翻出一番

腐蒸氣而生菌物之變化固有不知其所以然

者鄭氏之盛衰適與之會安見夫榴之果爲祥

而弁之果爲妖也嗚乎君子惟修德而不怠焉

入一步發

則吉者不足喜凶者不足懼矣而况草木之變

態無常者乎若其反是而必榴之祥必弁之妖

一篇話說似從此處發端中有此一段爲

將人事廢而天禍作則吾三十二年間而目見

文安得不佳

乎天下之物三易其主者何獨鄭氏園也

看其一段一段起處是散而歸結甚密

其機轉從轅來而氣全用歐　收仲

管夫人畫竹記

曹州余尉出畫竹一軸以示余曰此元管夫人所作也出自大內明亡後遊燕市而得之嗚乎余聞書畫之在大內也中貴人掌之玉其櫝而金其緘而循誌之以別璽曰秘閣之寶今出自天子之宮而入尉之手廢興之故可以感矣然方其在大內也雖玉櫝而金緘而天子倦萬幾或終歲不覩暇則妬寵工媚者各趨而前書畫不能以其落莫爭也雖中貴人掌之而彼且徒

嘗爲酒食醉飽則鬪鷄畧猫亦不知覩而天下之文雅鑒賞者固雖欲觀之而秘閣禁嚴不能到也是終無由見知於世也方且眞僞雜而美惡淆不過榮其外而已尉乃鑒之別之愛之重（不遇而遇）之與天下之有識者更拂拭而贊歎之故天下之物有不必榮於天子之宮而紬於尉之手者嗚乎遇合之道誠難與俗人言也尉又云今太（沒要緊處）（生波瀾）保宋公嘗見而欲得之詭辭以歲久剝落將入（微淡得妙）吳中求國工裝之以獻時尉方求補官舍於太

保之館因遂逡巡以去其後數見太保輒問曰畫固在乎曾求國工治裝乎言之而笑尉終不獻太保亦不更索也嗚乎尉誠高矣若太保者不具論倘亦所謂不貪爲寶者乎余嘗觀之其（感慨作小收與行文關合）（入畫）絹細密有堅致非近世所能爲竹瀟灑神韻旁有石歷落而遠其爲管夫人作無疑管夫人者（無端想來開情無盡）趙文敏之妻也文敏以宋宗姓仕元爲顯官今所傳者翰墨滿天下豈當時矜重而求索不獲辭耶抑文敏夫婦借以寫其彼黍離離之感耶（搖曳處都有不見文敏意在）

何其有閒情而爲此也然當時仕之以顯官矜重其翰墨而卒使之消遣於藝事不憂不戚夫婦偕老嗚乎當時之所以待勝國者厚矣凡此皆其可記者也余因爲之記

盡攬歐公之勝在結搆開散上 恭士

重修演武廳事記　代陳將軍作

某旣鎮歸之五年日勉循厥職曠弛是懼乃按其部伍而進之曰講武大事也而無其所可乎歸舊有廳軍府將先鳩財焉爾其各量乃力爲之部以告其將伍以告其士皆曰諾於是庀器用均作役立期會閱旬而成甞攷歸在前代初爲州豫州故天下之腹心而歸又豫州之腹心也內地相仍不特設兵戍歸有軍衛沿襲戰空名而已積安二百餘年至隆慶間邑人師尙詔

拔乃改為郡置兵立參將領之當是時豫州無
統帥專閫之權為重後小安無事漸以殺久之
愈怠益（頓挫）以為無事遂廢其官萬曆末又數十年矣
鄒滕妖人徐鴻儒變與復置兵以守備為將蓋
不偉於昔云歸人父老為某言復設兵後（吃力處）妖變
旋平天下輕武所置守備者日趨蹌服屬於鄉
大夫之家不復坐聽事聽事雖設為樵（點綴興感大）牧場間
歲乃借（有情態）於有司以較士按部使者至則守備拱
立拜跪其下益跼曲其（攝窮入妙）得稍稍具威儀者僅霸

降揚兵一升其堂而已如此者二十年將甲兵
寡冦氛日熾歸人乃欲請於朝復設叅將而破
亡不可（無盡）待矣今日稽明舊建官其實承乏東冦
不靖潛逃我疆賴國家威靈數殄滅之五歲於
玆日警武備也嗚乎歸故所稱爲腹心內地未
幾而於螂季爲四戰表幾而入版圖尤惜惜戒
伏莽焉常變安危之相倚伏豈有定哉然爲知
後之人不（韓愈然）更積輕而廢之亦如昔日者耶夫天
下無事相承廢而修之嘗難輕而廢之甚易百

爾君子敬共爾位某之責在講武而修廳事者結鄭重乃其位也故記

凝然有典謨之象還古之文必傳　恭士

重修書院碑記代宋太保作

順治八年燕山王公來守歸德首下教博士弟子問以郡之政所宜先者博士弟子對曰歸有范文正公書院先太守鄭公嘗治其意而創大之以儲歸之材居有號舍贍有田課試有約行之既久歸之名公鉅卿接踵其間出爲當世用不絕而士風亦羣感動淬厲烝烝以變今雖廢而人之謳吟思慕鄭公之澤者數十年不衰竊以爲佐朝廷興道育賢郡國之政宜莫此爲大

公曰博士弟子言是凡書院之爲舍者幾楹其

侵而居之者幾何家膏餼之田幾區其官守因

而入其租稅者幾何年令坐何所其試士之期

月幾日條約之議詳而要者幾何具趣所司各

以聞以付郡博士收而掌焉葢自鄭公去而書

院之廢垂四十年公一朝復之嗚乎偉矣博士

弟子曰是不可以無記謹按書院之設始於宋

范文正公公爲諸生卽以天下爲己任其後擧

大政不久未竟厥施然所措置率宏以遠卽如

忽入議有精神

再提叙鄭重

在歸而歸有書院其隨地收拾人才之意是何
可一日廢也范公往而繼之來守者不能識其
意亦浸以湮滅矣歷宋而元而明至萬曆間始
克有鄭公再舉行之當時之人親被鄭公之澤
至於今其遺老有能言鄭公時事者猶過書院
仰首欷歔不忍輒去豈人情固習近而遺遠耶
抑所以繼范公之遺緒於兵火喪亂之餘以為
不墜者實鄭公力也然則鄭公之遺緒又豈不
待後之人哉夫天下法制代有更變惟學校茲

誦之事建國者卒無以易也書院之設與學校相表裏王化之本而菁莪棫樸之盛所由自出是誠不可一日廢乃自范文正公以來上下千百餘年而其間之創而建建而興者僅公繼鄭公而三然則政之舉廢存亡豈不視乎其人歟倘無以垂永久則何以告於後之人俾克守之公曰博士弟子言是其勒石爲碑而屬余爲之記嗚乎余之望於守是邦者久矣其何敢辭

似表忠觀碑 擬子

倪雲林十萬圖記

壬辰過陽羨之亳村定道人出所藏雲林十萬圖相示皆有雲林自跋首幅臨顧虎頭虎頭爲長康畫家以顧陸張吳爲四祖畫斷有云顧愷之迹不逮意聲過其實故跋中亦言其用景多幽僻少開遠而自喜深秀過之是爲萬笏朝天圖萬竿煙雨圖則彷彿郭河陽河陽名熙世傳其瀟湘圖最精此蓋借意成之而墨法在有無之間居然蒼潤按畫家分南北二宗摩詰爲南

叙法 叙法 忽插入一段錯綜

宗創始荊浩繼之後則董巨二米子久松雪雲林北則爲馬遠夏珪戴文進輩世不能無異議矣荊浩一稱洪谷子關仝嘗北面者也故世稱荊關董宗伯畫旨云雲林畫早歲學北苑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元人多從陶鑄而來大癡王濛尚存蹊徑獨雲林古淡天然米襄陽後一人也即雲林自題獅子林圖予此畫眞得荊關遺意非王濛輩所能夢見此圖內幅一小跋云荊浩臨泉清賞卷是其得

意之作此幅倣之而爲萬丈空流圖雖出摹想亦不多遜胸次可知矣又嘗同其妾輕雲放舟錫山而寫萬壑爭流圖今對之猶自水聲入耳波光滿虛使人惝怳莫知所適但跋字筆法稍失結搆宗伯常云雲林畫江東以有無論清俗其韻致超絕當在子久山樵之上沈石田一日作雲林画其師趙同魯見即呼曰又過矣又過矣葢雲林妙處實不可學啓南力勝於韻故相去猶隔一抄顧漢中題雲林畫云初以董源爲

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而書法漫矣益雲林書本工得大令法晚年乃失之而殫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眞幽淡爲宗要亦所謂漸老漸熟者莫

雲卿畫苑云縱橫習氣即黃子久未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興猶遜雲林神會自别其氣韻包舉爲諸家所推重如此後人用筆不原其變化生動之妙每得其一木一石便自高詡令見是圖足令邢夫人無色也王元美謂雲林生平不易作青綠山水僅二幅詡江南圖內淡墨渲給徐

大段落用

筆使人不測

又出一段將二圈一總

文法變化

爭其崢嶸爭流萬丈空流之謂乎見癡翁寫九峯雪霽而作萬峯飛雪圖自許爲峯巒多勝之癡翁即黄氏子久名公望其萬卷詩樓圖殊有高簡詩人意乃倣洪谷子荊浩者也王維詩端居不出戸秋原人外閒斯人在焉呼之或出自跋萬林秋色圖曰前晨着筆今酉方完速者仍拙遲亦不能巧也是夕秋潭同觀嗚乎巧拙自在遲速之外蓋所謂百年智巧消磨欲盡而後意動天機神合自然難爲粉墨者道也萬松叠

翠萬橫香雪二圖寄韻設色尤極神秀萬松尤有勢蓊雲林畫多得之氣象蕭疏煙林清曠此獨峯巒渾厚勢狀雄强其皴擦勾斫分披糾合之法無一不備神至之筆豈可以一律論耶若夫輕煙遠翠掩映連絡斷續之際津涯杳然者萬點青蓮圖也自跋云夜來同惟寅羽士張伯雨方壺子論右丞詩中畫畫中詩快然曠遠乃倣爲此由今觀之此與萬卷詩樓圖眞不愧右丞也以上十萬圖乃雲林爲陶九成作者嘗考

雲林倪瓚自稱懶迂又稱荆蠻民又自號滄浪
劉於秋撰敍出郎實末一段逸佚
漫士又號淨名菴主數與九成共宿漢里經月
忘返九成即陶南村所著輟耕錄者也跋內所
引諸人如羽士惟寅陳姓元高士倪集中有詩
一段交遊正見雲林散佚處非關
敍
贈之張伯雨善詩及書別號句曲外史方壺子
名從義貴溪道士與伯雨齊名秋潭者想亦緇
流元時世亂高人多托而逃也其款署至正癸
丑乃其晚年筆元亡于丙辰逾癸丑止三年耳
明
太祖定鼎金陵建元于戊申至癸丑莫萊

已六易矣雲林爲吳人尚仍至正甲子其不忘

跋大虎帯雲林生平

所自如此定道人出此圖相示且歷元而明以至今日又四百餘年矣道人名貞慧明少保陳

又帯定道人

公于廷之子自乙酉金陵變後絕迹不入城市更命其二子棄去諸生其亦雲林不忘至正之意耶嗚乎凡山水樓閣之在天地間無論眞幻

何等結構

皆有人司之令眞者頻易至而幻者乃託於雲林之畫歷久彌新誰謂一技之精不通於神明也哉

斷續離合全以神行歐陽公得意之筆 赤子

敘十萬圖逐段引逐段結佀散碎而一氣包

舉眞化工手○論畫更有入微處 牧仲

雲起樓記

戴子陳子延侯子登於雲起之樓徘徊四望意憮然若有不能釋者顧謂侯子曰此余邑故孝廉吳問卿氏之樓也子曷爲記侯子曰余雖未交孝廉然而嘗聞此樓矣嘗孝廉在時好尚文雅流風可挹嘗於此樓晨夕招賓從溪光山色相吟眺也夫孝廉在而此樓之盛時余皆不及見今乃欲記之又烏從而記之耶言未畢二子且愴然以悲泫然以泣侯子曰是無庸也夫吾

一篇用意處

與予所閲歴十年之間蓋有大於此樓者今有
存焉者乎其主人亦尚有如故者乎而孝廉前
二年始死此樓雖非其舊而尚可登攀而問然
則吳氏之所得亦已多矣夫天下事獨誌其盛
而且遺其衰則是必欲賡栢梁而爲詩賠上林
而爲賦而阿房之劫灰玉華之妖鼠可以輟筆
而不作也吾聞是樓之下曰富春軒孝廉嘗藏
黄子久所畫富春圖於此其死時若有慨其後
之不能守者命投諸火以殉或曰孝廉於是乎

不逹觀矣夫天下事而苟付之得其所則貽之子孫與傳之其人無以異也昭烈謂諸葛亮曰嗣子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天下之大尚且如此而况於一圖况於藏此圖之一軒一樓哉不然吾目中實未見其可與而又不思所以置之即使有人於此珍而藏之什襲吾又安知其果異（妙）於水火糞壤耶大凡天下之神奇不顯於明必藏於幽苟無人以傳之必有鬼物以陰護之然則以逹觀責孝廉者不惟不知孝廉亦淺之乎

論達觀者也孝廉死時歲在庚寅余後二年始

論實精確非翻案

至爲壬辰先是孝廉之父納言公之作是樓也

當明　神宗時今五十餘年矣納言嘗延梁溪

高忠憲公坐臥其上而屬雲間董尚書爲之題

今尚在蓋孝廉守其志以無失類如此嗚乎所

有含蓄　餘韻

謂五十年者固不可追而問矣即庚寅與壬辰

欲絕

相去不過一二歲而余曾不得及孝廉之在時

一觀此樓之盛其後當何如也又焉能已於二

結法

子之愴然而泫然哉孝廉又有南嶽別墅死時

雄篇奇

遠而逸兩絕之作　恭士